

# 复活

我阅读·我成长

原著：俄]托尔斯泰

改编：王汉芳



1

这本该是个美好的早晨，小鸟在树上欢乐地筑巢，花草树木在恣意生长，阳光暖暖地照耀着大地。但省监狱的办公室官员并不认为享受春光和欢乐是重要的，在他们眼里重要的是今天省监狱的一男二女三名在押犯将解送到法院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解。早晨，看守长走进了弥漫着令人作呕的臭味的女监走廊。

“玛丝洛娃，过堂去。”女看守打开牢门，吆喝着。

过了两分钟光景，一个个儿不高，身穿白衣白裙，外面套着一件灰色囚袍、胸部丰满的年轻女人大踏步走出牢房。她的头上扎着一块白头巾，有意让几绺乌黑的卷发从头巾中露出来，她的一只眼睛有些斜视，而且由于长期坐牢，眼睛也有些浮肿，但在苍白无光的脸庞的衬托下，倒又显得格外乌黑发亮。这时，牢门上装有铁条的小窗洞上



凑过来一张脸，那是与玛丝洛娃同牢的老太婆柯拉勃列娃，她哑着嗓子说：“千万别跟他们多 嗦，咬定了别改口就行了。”

玛丝洛娃却很自信地晃了晃脑袋说：“只要有个结局就行了，不会比现在更糟。”

玛丝洛娃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她是第六个孩子，前面五个都饿死了。这个庄园的地主是两个老姑娘，有一天，其中的一个因为饲养员做的奶油有股膻味不好吃，来到牲口棚大骂一通后，看见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不由动了恻隐之心，自愿做了孩子的教母。她们给孩子行了洗礼，也常给做母亲的送牛奶和钱，女孩就这样活了下来，她就是喀秋莎。

女孩三岁时，她母亲害痨病死了，两个老姑娘就把她领到身边抚养，长大后，她一半成了侍女、一半成了养女。缝补衣服、收拾房间、煮茶烧菜样样都做，有时还坐下来给两个老姑娘读书解闷。

岁那年，两个老姑娘的侄儿，一个在大学念书的阔绰的公爵少爷来到她们家，喀秋莎爱上了他，可她不敢向他表白，也不敢承认有了这样的感情。两年后，侄少爷入伍远征，途经姑妈家，在那里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引诱了喀秋莎，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他塞给了她一张100卢布的钞票。他走了5个月后，喀秋莎才断定自己怀孕了。即将成为未婚妈妈的羞辱使她的性情变得烦躁起来，她在服侍两个老姑娘时不仅敷衍塞责，还发脾气、说粗话，事后喀秋莎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在这里继续呆下去，就辞了工。

后来她来到警察局长家当侍女，局长年过半百却对她纠缠不清，她被他逼急了，就把他推倒在地。喀秋莎自然也被解雇了。不久，她在乡下生下了一个男孩，但是接生婆从另一个乡下女人那里把产褥热传给了喀秋莎，男孩一生下来就死了。

身体复元后，喀秋莎来到林务官家干活，林务官和警察局长一样对她图谋不轨；从林务官家出来后，她又给一



户有钱人家当女仆，女主人念中学的儿子又缠住了她……她总是这样不断地换主人，又不断地被赶出来，就在她生活无着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于是玛丝洛娃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去低声下气当女仆，同时要忍受男主人的纠缠和占有，还是在法律所允许的妓院中获得安定的生活和丰厚的报酬？当然还有第三种选择，那就是去做洗衣妇之类的事，这对在有钱人家当过养女的玛丝洛娃来说无疑是在服苦役，她不愿意。思前想后，她选择了牙婆的提议，因为牙婆答应过她，只要她愿意当妓女，无论她喜欢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做。就这样，她来到了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七年之后，她才26岁，不料出了件事，进了监狱。她在牢里和杀人犯、盗贼一起生活了6个月，今天被押解到法院受审。



2

早晨，德米特里·伊凡内奇·聂赫留朵夫公爵收到了柯察金公爵小姐的信，信上大约这样写着：我要提醒您，今天您应该出庭陪审，同时妈妈为您准备了晚餐，请务必光临。聂赫留朵夫公爵并不满意柯察金小姐利用一切机会想把自己拴在她身上的做法，但他还是走到书房，在大



写字台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份要求他必须在 11 时出庭的通知。于是他换好衣服，走到大门口，马车夫已在等他。他上了车，脑子里盘算着要不要和柯察金公爵小姐结婚，结婚和不结婚的原因刚好势均力敌，他无法做出决定，就这样想着，法院到了。

聂赫留朵夫在一位法警的指点下来到了刑事法庭的陪审员议事室，不大的房间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他们虽然嘴里抱怨着这事的麻烦劲，但个个洋洋得意，毕竟陪审不仅是一项社会工作，更是社会地位的标志。

陪审员们不论认识与否，都在交谈着。那些不认识聂赫留朵夫的人赶紧和他套近乎，显然把认识他看成是一种荣耀，聂赫留朵夫却淡然地应酬着，在他眼里，别人尊敬他，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是别人不尊敬他，他就会生气。时间早就过了 11 点，一名法官还没来，他们也只好似是而非地交谈着，等着开庭。

法庭的办公室里，庭长倒是一早就来了，今天早晨他

收到以前的家庭女教师的信，这个和他有过风流账的女教师在信中说她下午3时至6时在“意大利旅馆”等他，所以他希望早点开庭，早点结束，好去看望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

当那名法官终于到来的时候，那个脖子很长的瘦民事执行官趑趄着走进陪审员议事室开始点名，点完名，大家纷纷起身，从走廊来到法庭。

法庭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厅，大厅一端是一座高台，上去要走三级台阶，台中央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放着三把椅子，那是法官的座位，右边放着检察官的高写字台，左边，同高写字台对称，远远地放着书记官的小桌，靠近旁听席有一道光滑的麻栎栏杆，栏杆后面的是被告坐的长凳。高台的右边放着两排高背椅，那是给陪审员坐的，高台下方的几张桌子是给律师用的。大厅被栏杆分成了两部分，这一切都在前半部，后半部摆满了长椅，一排比一排高。陪审员一坐好，民事执行官就来到法庭中央，放开嗓门叫

道：“开庭了！”

全体起立。法官们走到台上，各就各位。

庭长翻阅了一些文件，传被告出庭。栏杆后面的那扇门开了，走来三个被告，先是红棕色头发、脸上有雀斑的男人，他叫西蒙·卡尔津金，是摩尔旅馆的茶房，跟在他后面的是个年纪不轻的女人，脸色灰白，眼睛发红，但十分镇定，她叫叶菲米雅·伊凡诺娃·包奇科娃，也在摩尔旅馆当茶房。

第三个被告是玛丝洛娃。玛丝洛娃一进来，法庭里的男人们都把目光转到她身上，久久盯住她那张白嫩的脸、那双水汪汪的黑眼睛和长袍下高高隆起的胸部。当她在人们面前走过时，就连宪兵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直到她坐下。

庭长等被告坐好，例行的审讯程序开始了：清点陪审员人数，讨论缺席陪审员的问题以及指定候补陪审员的名单，然后是陪审员宣誓。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毫不耽搁，

气氛庄严。

庭长向被告转过身去，他一一作了关于是否收到起诉书副本的问讯，只是在问到玛丝洛娃时他显得特别亲切。聂赫留朵夫这时已戴上了夹鼻眼镜，随着庭长的审问，挨个儿瞧着被告，他的眼睛在第三个被告脸上停住了：“这不可能。”虽然他嘴里这样自言自语，但心里已毫不怀疑这就是他一度热恋过的姑娘——姑妈家的养女兼侍女。对，就是她。聂赫留朵夫从那张苍白和丰满得有些异样的脸上找到了她与众不同的可爱特点，斜睨的眼睛、天真烂漫的目光以及那种惟命是从的神态。

书记官宣读起诉书，大意是摩尔旅馆有一名旅客斯梅里科夫突然死亡，经法医解剖尸体断定系中毒身亡。据查，斯梅里科夫临死前一日曾在妓院和摩尔旅馆与玛丝洛娃相处达一昼夜之久，玛丝洛娃曾受斯梅里科夫之托自妓院赴摩尔旅馆取款，当时另两位被告也目睹了皮箱内的钞票，当斯梅里科夫偕玛丝洛娃回到摩尔旅馆时，玛丝洛娃接受西

蒙·卡尔津金的怂恿，在白兰地中掺入了白色粉末，斯梅里科夫饮下后死亡，包奇科娃在其银行的账户中存入了1800银卢布，玛丝洛娃则将斯梅里科夫的钻石戒指售与女掌班，种种迹象表明，三名被告合伙谋财害命，已触犯刑法第1453条第4款和第5款，据此按《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201条规定，三人应交由地方法院会同陪审员审理。

书记官的长篇起诉书念得法官们昏昏欲睡。他们把身子一会儿靠在椅子这边的扶手上，一会儿靠在那边的扶手上，一会儿又伏在桌上，闭上眼睛。只有玛丝洛娃一动不动地望着书记官听他宣读，她全身抖动，似乎想进行反驳，然后又沉重地叹了口气，双手换一种姿势，往四下看了看，又盯住书记官。

聂赫留朵夫坐在第一排靠边第二座的高背椅上，望着玛丝洛娃，想到10年前他所认识的天真可爱的姑娘竟会犯下这样的罪行，不由大惊失色。

庭长先向那个西蒙·卡尔津金发问，但他不承认自己

犯了罪，庭长接着又向包奇科娃发问，包奇科娃同样也不承认，最后庭长转身要玛丝洛娃认罪。

“我什么罪也没有。”她急急地说，“我除了40卢布外，什么也没拿过，戒指是他给的，人家告诉我那是安眠药，吃了没关系，我没有要存心害他。我可以当着上帝的面起誓。”

“很好。”庭长说，“把事情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一遍，你老实招供就可以从宽发落。”

玛丝洛娃说：“我乘马车到了旅馆，他们把我领到他的房间，他已经喝得烂醉了。我想走，他不放。”“那么后来又怎样呢？”庭长又问玛丝洛娃。

这会儿玛丝洛娃比较大胆地瞧着庭长：“我回到家，把钱交给掌班，就上床睡觉。刚刚睡着，我们的姐妹别尔塔就把我唤醒，因为斯梅里科夫又来了。我不愿意去，可是掌班硬要我去。他不停地给姐妹灌酒，钱花光了，掌班不信任他，不肯赊账，他就派我去旅馆取钱。”

“你乘车去了，后来怎样呢？”庭长又问。

“我到了那里，就照他的话办，走进他的房间，不是自己一个人走进房间的，我叫了西蒙·卡尔津金一起进去，还有包奇科娃。我当着他们的面拿了4张红票子，钱取来后，他又把我带走了。”

“那你是怎么把药粉放在酒里给他喝下去的？”庭长问。

她沉默了一下说：“他一直不肯放我走，我被他搞得筋疲力尽，我走到走廊里，对西蒙·卡尔津金说，他能放我走就好了。西蒙·卡尔津金说，让他吃点安眠药，他一睡着，我就可以脱身。我还以为那不是毒药。”

“那么那个戒指呢？”

“我跟他一回到旅馆就想走，他就打我的脑袋，把梳子都打断了，我生气了。他就摘下戒指送给我，叫我别走。”

“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

“我都说了。”玛丝洛娃叹了口气，坐下来。

随后庭长和左边的法官耳语了一阵，宣布审讯暂停 10

分钟，然后匆匆站起来走出法庭。陪审员、律师、证人也随着法官纷纷站起来，大家高兴地感到这个重要的案子已审完一部分。

当陪审员重新回到法庭时，被带出去的被告又被押送了回来，法庭上也新增加了几个证人，其中有一个满身绸缎丝绒、珠光宝气的胖女人，头戴饰有花结的高帽，手腕上挽着一个精致的手提包，她是玛丝洛娃所在的那个窑子的掌班基塔耶娃。

基塔耶娃装出一脸媚笑，带着德国口音有条不紊地讲着她所知道的事情的经过。最后基塔耶娃像是在总结：“玛丝洛娃是个好姑娘，她受过教育，出身上等人家，有时也会稍微多喝点，但从不放肆。”

审问了证人后，又宣读了验尸报告、内部检查报告，最后请陪审员检查物证。随后，副检查官口若悬河地讲了1小时15分钟，主要意思就是玛丝洛娃用催眠术把商人迷倒，骗得他信任后，拿了钥匙到旅馆房间取钱，原想独吞那些

财产，但被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撞见，只得同他们分赃。为了掩盖犯罪痕迹，她又同那商人一起回到旅馆，在那里毒死了他。

这时一个身穿燕尾服、胸前露出半圆形阔硬衬的中年人从律师席上站了起来，神气活现地替卡尔津金和包奇科娃辩护，这是他们花了300卢布雇来的，他为他们开脱，把责任全部推到了玛丝洛娃身上。

接着，玛丝洛娃的律师站起来辩护，他说话结结巴巴，他没有否认玛丝洛娃参与盗窃钱财，只坚持她没有蓄意毒死斯梅里科夫，他还提纲挈领地讲了玛丝洛娃当年怎样被一个男人诱奸，那个男人至今逍遥法外，而她却要承受堕落的全部责任，但律师心理学的分析没有成功，他的陈述显得语无伦次。

最后法庭让被告为自己辩护，玛丝洛娃什么也没说，她垂下眼睑，放声大哭。

庭长最后的发言结束后，陪审员又走进议事室，他们

拿着庭长的问题表讨论起来，大家争论得头昏脑胀，一致同意她并非蓄意抢劫、并非盗窃财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应在问题表上加写一句：并非蓄意杀人。于是法庭根据陪审员的意见得出了荒唐的结论：她没有盗窃、没有抢劫，但毒死了一个人。这个结论使副检查官判她去西伯利亚服苦役。

“我没有罪、没有罪！”玛丝洛娃听到宣判后忽然对着整个法庭大声叫嚷，说完，她往长凳上一坐，放声痛哭起来。

